

02

洛阳城 有缘煮酒论道
上清宫 题诗暗藏玄机○徐晓帆著
绘图 玉明

南无拳传奇

且说王重阳离开刘蒋村时，只带了一只小铁罐作乞食用具，沿着两京故道，疯疯癫癫地一路乞讨东行。这一日他来到函谷关，此关乃道家鼻祖老子骑青牛西行化胡之地，更为关令尹喜留下五千言《道德经》。老子从东周首都洛阳临关时紫气东来，至今关隘尚存气象。王重阳拜了望气台，不免感叹一番。又行了数日，他到了洛阳。

洛阳在北宋时称西京，时下称中京。早在金兵攻陷东京汴梁、西京洛阳之际，便有谋臣向金主完颜亮进谏道：“崤函有帝皇之宅，河洛为王者之里。洛阳河山控戴，形势险要，当定都于此。”但洛阳经宋、金连续30多年反复争夺，城墙宫殿俱毁，完颜亮据此未允。后蒙古汗国兴起，大军南下，直逼中原。无奈，金主下诏擢升洛阳为陪都，称中京，废河南府（府治洛阳），设金昌府，重建城池官殿，即今洛阳老城，又布下重兵，严阵以待。

洛阳民风淳朴，王重阳一进城，早有乐善好施之人为他送上吃食茶水，一王姓员外见他身无长物，接去家中歇息。晚间两人饮酒，重阳抱拳道：“贫道穷困潦倒，承蒙员外错爱！”员外还礼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吾观道长形貌，将来必成大器。”重阳问：“素闻洛阳乃道教圣地，不知有何宫观？”员外道：“天下第一名观上清宫在此。”重阳道：“愿闻其详。”于是，王员外从老子炼丹说起，说到隋朝老子祠、唐朝玄元皇帝庙、太微宫，说到宋真宗三次驾幸，说到天师道开山祖师张

陵、万古丹经王肃翔、帛家道开山祖师帛和等均在此修道，意犹未尽，最后道：“大诗人李白也在洛阳修道四年。他为上清宫道长胡紫阳作《汉东紫阳先生碑铭》传于世，与洛阳名道元丹丘结金兰之交，在洛阳天津桥写下《将进酒》。你听：岑夫子，丹丘生，将进酒，杯莫停……”

王重阳熟读经典，岂不知上清宫？闻听王员外一席话，忽觉才疏学浅，不觉汗颜。第二天，晓星尚挂，他便北出徽安门，直奔上清宫。

上清宫在邙山翠云峰上，殿宇壮丽，古柏森森，门头五个大字：“敕建上清宫”，为唐高宗李治所题。据载，隋末天下大乱，有洛阳名道王致远密告李渊：“老子度世，李氏当王。”李渊遂在太原起兵，灭隋代之，因此，李氏唐朝奉老子李耳为祖先。后高宗在东都洛阳老子炼丹之地建上清宫，以为宗庙祭祀。上清宫声名显赫。

王重阳进上清宫拜谒，但见殿堂楼阁，庄严雄伟，雕梁画栋，美轮美奂。塑圣杨惠之雕塑的老君石像、画圣吴道子所绘的《五圣千官图》尚存，诗圣杜甫的《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》一诗犹在耳边回荡：“山河扶绣户，日月近雕梁。”“五圣联龙衮，千官列雁行。”王重阳此时心潮澎湃，涌出万丈豪情。他提笔在大殿的侧壁上，题写了《过洛阳，题上清宫》诗一首。诗曰：

丘谭王风振马刘，
昆仑顶上打玉球。
你还盘在寰海内，
赢得三千八百筹。

此诗玄妙之至，至今仍令人不可思议。

02

一群女人冲进来了

13岁的孟书娟顺着阁楼的木梯子“嘎吱嘎吱”地走下来，走在湿冷的安静中。跟书娟留在教堂的女同学大多是孤儿，只有两个像书娟一样因故耽搁在国外和外地。

书娟走到教堂外面。哥特式的教堂钟楼几天前被炸毁了，连教堂的大门也塌成一堆废墟，人们出入都是靠一个小小的边门。

书娟爬上楼梯后，很快进入梦乡。天微亮时，女学生们都起来了，是被楼下的女人哭闹声惊醒的。书娟把右脸蛋儿挤在窗框上，看到英格曼神甫从后院奔向边门。边门旁的围墙土坐着两个年轻女人，穿水红缎袍的那个，像直接从婚床上跑出来的新娘。另一个披狐皮披肩的，旗袍一个纽扣也不扣，任一层层春、夏、秋、冬各色衣服乍泄出来。

女孩们一个个走下梯子，挤在《圣经》工场的门口。等书娟出来时，墙上坐着的不是那两个女子，而是四个。英格曼神甫刚才企图阻拦的那两个，已经成功地站在教堂的土地上。

英格曼神甫发现工场门口聚着一群窃窃私语的女学生，马上凶起来，对阿顾说：“把孩子们领走，别让她们看见这些女人！”

书娟大致明白了眼前的局面，这的确是一群不该进入她视野的女人。女孩中有些稍谙世故的，告诉同学生们：“都是堂子里的。”

“什么是堂子？”

“秦淮河边的窑子嘛！”

阿多那多副神甫从主楼冲出来，喊着：“出去！这里不收容难民！”他的名字叫法比。

一个窑姐说：“现在城里都是日本兵，我们去不了安全区！”

伙夫陈乔治已得令用木棒制止窑姐们“入侵”。他在一棒、一棒地空抡，说：“姐姐们行行好！你们进来也是个死！饿死！学生们一天才两顿稀的，喝的是洗礼池的水，行行好，出去吧！”

那个二十四岁的窑姐突然朝英格曼神甫跪下来，微微垂头，于是孟书娟就看见了那个令她终身难忘的背影，这个背影，也有着表情和功用。

此刻书娟听着英格曼神甫穷尽他30年来学的中文，在与她争论，无非还是陈乔治那几句：粮没有，水没有，地盘也没有，人藏多了安全也没有。

女人跪着的背影像生了根，肩膀和腰却一直没有停止表达。

她说：“我们的命不贵重，不值

严歌苓著
《金陵十三钗》
张艺谋2011年度大片

当您搭救，不过我们只求好死，再贱的命，譬如猪狗，也配死得利索、死得不受罪。”

不能不说这背影此刻是庄重典雅的。说着说着，盘在她后脑勺的发髻突然崩散，流泻了一肩。好头发！

英格曼神甫干巴巴地告诉她，他庇护的女学生中，有几人的父母是上流人士，也是他教堂多年的施主。他们几天前发来电报，要神甫保护她们免受任何方面的侵害。他一一发回电报，以他的生命作了承诺。

法比失去了耐心，他用英语对英格曼神甫说：“这种语言是没法叫她们懂的！必须换一种她们懂的语言。陈乔治，动真格的！”

阿顾扑过去，打算夺过陈乔治手上的木棒。一个女人坠入阿顾怀抱，顺势往跌倒的阿顾身上一躺，貂皮大衣滑散开来，露出净光的身体。缺见识的阿顾此生只见过一个光身女人，就是他自己的老婆，这时吓得“啊呀”一声尖叫。

趁这个空当，墙头上的女人纷纷起跳，落进院内。法比一阵绝望：“还得了啊！秦淮河上整条花船都在这里靠岸了！”他指着女人们大声说：“你们这种女人怕什么事啊？你们去大街上欢迎日本兵啊！”

好几个女人一块儿回嘴：“怎么这样讲话！”“想骂我们好好骂！这比骂人的话还丑啊！”

阿顾想从不死不活的女人胳膊里脱身，但女人缠劲很大，越撕扯缠得越紧。

英格曼神甫看到这香艳的洪水猛兽已势不可挡，悲哀地垂下眼皮，叫阿顾干脆打开门。

一群特殊女人的蜕变

副刊

电话：65233688

洛阳人，看洛阳手机报

洛阳手机报本地新闻资讯内容丰富，总量占到了60%以上

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LYD 到 10658300 订阅，3元/月。不收GPRS流量费。
联通用户发送短信 712 到 10655885 订阅，3元/月。不收GPRS流量费。

